

## 第五章 中共對日本的政策回應

中共的能源外交戰略付諸實行的過程中，遇到日本這樣的因素介入時，必然的需要有所調整或是回應，而這些針對日本的回應可以分爲政治回應（國內政治層次）、外交回應、軍事回應、經濟回應等等。以春曉油氣田爭議在 2004 年 5 月開始以來，中共陸續的回應中，除了開啓雙方的解決東海爭議會談屬於外交回應之外，2004 年 11 月就有核子潛艦進入沖繩海域事件、2005 年 9 月派遣軍艦至春曉油氣田附近巡邏等就屬於直接的軍事回應。而這些回應也可以反映出中共慣用的「和戰兩手」策略，並且有著多元的回應方式，以下個小節將分別針對這些回應策略加以分析。

### 第一節 外交回應

中共對於日本介入其能源外交戰略的反制，是透過阻止日本「入常」（加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來展現的，因爲日本近年來積極的想以其對聯合國的經濟和維和工作上的貢獻爲基礎，訴求成爲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共於是從中予以阻擾，使日本無法順利達到目的，並利用此事爲契機，設法迫使日本明確交代其與周邊國家歷史恩怨和領土爭議問題。

2003 年 9 月，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因爲受到美國無視安理會逕行出兵伊拉克的影響，認爲有必要針對目前的聯合國安理會進行改革。目前是由十五個理事國組成，其中美國、法國、英國、俄羅斯與中國爲常任理事國，其他十個非常任理事國任期兩年，由聯合國大會依照世界五大地區平均分配選出。當安理會在針對重大問題進行表決時，必須取得五個常任理事國的一致同意，即五大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安理會爲聯合國行動中樞，所通過之決議案足以約束一百九十一個會員國，以及具有加速決策過程的功效。而安南所認爲的改革，就是是必須透過在目前的十五個安理會成員國之外，再增加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國，以加強效率和正

當性<sup>1</sup>。

日本早在 1994 年由當時的外相河野陽平在聯合國大會上第一次正式提出，日本基於對聯合國的資金分擔貢獻（僅次於美國為第二大分擔國家，佔會費總收入的 20%），理應獲得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但後來並未有積極的外交動作，直到安男提出改革的想法後，日本才正式展開了有系統的「入常」（加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工作。日本外務省於 2004 年 8 月設立「聯合國對策本部」。同年 9 月 21 日，日本小泉首相出席聯合國大會，為日本爭取常任理事國席位造勢，並於同日正式和德國、巴西、印度一同發表聯合聲明，表達欲進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行，也就是所謂的「四國集團」。2005 年四國提案中提出，除了原有的美、中、俄、英、法五個常任理事國之外，再增加六席不具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四國佔據其中四席，另外兩席由非洲國家擔任。但這提案目前正與另兩個提案競爭中，分別是由加拿大、巴基斯坦、義大利提出的增加 10 個任期兩年的非常任理事國，以及非洲聯盟提出增加六席具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由非盟佔兩席，另外再增加六個非常任理事國，非盟亦佔兩席等兩個提案。

中共在 2004 年 9 月隨即對有關日本希望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一事，由外交部發言人孔泉表達中方立場。他說，「隨著形勢的變化，安理會應該進行必要的改革，第一，安理會的改革要優先考慮擴大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第二，改革目標之一是提高工作效率；第三，安理會改革是一個重大問題，需要各方達成共識。」、「安理會不是董事會，不能按交納會費的多少決定其組成。中方理解日本方面希望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願望。但欲在國際事務中成為負責任的大國，需對涉及自身的歷史問題有清醒認識。」<sup>2</sup>而後來的中方立場也確實一直如此延續著，如 2005 年中共外交副部長助理沈國放說：「中方對聯合國改革的立場主要有三點：一是解決發展問題應是聯合國改革的重點；二是安理會

---

<sup>1</sup> 「安南建議增加安理會理事國和常任理事國席位」，新華網，  
<http://news.sina.com.cn/w/2003-09-09/1246719789s.shtml>

<sup>2</sup> 「安理會不是董事會，不能按會費決定其組成」，新華網，  
<http://news.sina.com.cn/c/2004-09-21/18553731027s.shtml>

改革應通過磋商以達成廣泛一致；三是應解決發展中國家在安理會代表性不足的問題。」<sup>3</sup>就是再次重申了中共的立場。2005年6月7日中共正式發佈了「中國關於聯合國改革問題的立場文件」，確立了中共對於聯合國整改革問題的看法，內容包括了「發展問題」、「安全問題」、「法治、人權與民主」、「加強聯合國」等四個大項目，而當中針對安理會改革，中共所持的立場大致為「提高安理會的效率和權威」、「優先重視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權」、「地域平衡、地區輪任」<sup>4</sup>。

由這上述的發言和文件可以看出中共明顯的是以「發展中國家優先」作為道德上的擋箭牌，並且基於發展中國家佔了2/3的席次，這樣的說法最能夠得到多數的支持，而且中共更主張讓中小國家、各地區輪流進入安理會，這可以顧及到聯合國中最廣泛的成員國利益，更可以藉此擋住日本要求加入安理會常任理事的正當性，爭取中小國家一同反對日本提案。

另外，對於「四國集團」，中共也採取了區別對待的方式，因為四國方案中保證了包括日本在內成為不具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所以中共對四國集團的提案是表示反對的，但卻分別在2005年4月15日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表達「支持德國在聯合國多邊組織中發揮更重大的角色」、同年4月20日中共駐印度大使宣布「中國希望聯合國改革應首先考慮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權，中國願意看到印度在聯合國發揮更大的作用。一旦時機成熟，印度將會被列入中國優先支援的國家名單之內。」，藉這兩次的發言，表達中共對於德國和印度個別加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支持；換句話說，就是擺明了反對任何有日本在內的提案，而且支持德國和印度又各自有不同的代表性：支持德國，是因為德國在戰後徹底的清算戰犯，並且深刻的反省獲得了歐美國家的移至肯定，以此反襯出日本對於歷史問題的交代不清和反省不足；支持印度，是基於「發展中國家優先」的立場，而且發表支持印度當時正是處在溫家寶訪問印度初步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良好氛圍中，也有暗示

---

<sup>3</sup> 「中國提出聯合國改革三點立場 推動各方達成共識」，新華網，

<http://news.sina.com.cn/c/2005-04-22/15215723913s.shtml>

<sup>4</sup> 「中國政府發佈關於聯合國改革的立場文件全文」，新華網，

[http://news3.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6/08/content\\_3056781.htm](http://news3.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6/08/content_3056781.htm)

日本未解決東海領海、釣魚台爭議之前，中共不會輕易放行的含意。所以支持德國跟印度的兩大因素：「歷史反省」和「領土爭議」，正是中共方面反對日本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兩大原因。

所以跳脫出單純的安理會改革爭議來看，日本介入了中共在東海的油氣田開發，擴張美日安保範圍也阻擾了中共在東海的能源外交戰略，中共藉由日本申請入常的事件，對日本做出反制並不令人意外，中共以此方式作為對日本介入中共能源外交戰略的回應，同時帶有力促日本交代歷史恩怨，甚至還可迫使日本儘速解決東海爭議以換取中共支持，可說是中共善用議題掛勾的一步絕招。

## 第二節 軍事回應

雖然中共一向標榜其戰略文化是結合儒家思想和孫子兵法為主要價值精神，並且加上後來的武經七書所得來的文化道德主義(Cultural Moralism)<sup>5</sup>，特徵包括標榜近悅遠來、師出有名的義戰、以和為貴等戰略思想，中共一向自認這樣的歷史文化所衍生出的戰略文化，使得中共追求的是不稱霸、不向外侵略的防禦性戰略<sup>6</sup>。但必須注意的是，其中所謂的「義戰」(Just War)，其範圍含有反抗壓迫者所發起的戰爭、為了恢復或保護國土的戰爭和維持國家威信的戰爭等等，所以只要涉及中共的領土主權事宜，就可被解釋為侵害國土完整和有損國家尊嚴<sup>7</sup>，而在現今的東海爭議和釣魚台問題上，中共很有可能以此作為發起軍事衝突的依據，而且目前已經有了軍事行為上的初步行動，接著分析如下：

### 一、東海軍事行為

中共在東海的軍事行為，除了持續的擴張以潛艦為主的海軍力量之外，針對日本所做的軍事行為有潛艦進入日本海域情蒐，以及派遣艦隊前往春曉油田周遭

---

<sup>5</sup> Alastair Iain Johns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9-45

<sup>6</sup> Tiejun Zhang,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 Traditional and Present Features", *Comparative Strategy*, No.21 (2002), pp. 73-90

<sup>7</sup> Andrew Scobell, *China and Strategic Culture*, Carlisle: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May 2002, pp.10-13

巡邏等兩項行爲，茲將兩事件的過程和影響加以分析如下。

### （一）核子潛艇事件

以 2004 年 5 月作爲東海油田爭議時間起點，該年下半年 11 月 10 日中共的漢級核子潛艇入侵日本海域事件，就隨即被解讀爲中共欲擴大其在東海的軍事活動範圍前所做的偵察。該潛艦雖然是在 10 日於日本石垣島附近被日本海上自衛隊發現，但根據日本政府對中國潛艦所作的行動紀錄指出，該核潛艦 10 月中旬自中國海軍北海艦隊潛艦基地的青島姜哥莊母港出港，出港後自東海南下，10 月下旬通過沖繩本島與宮古島間海域進入太平洋，11 月初到達關島近海，在距離關島大約一百五十公里的近距離海域環繞一周，隨後核潛艦往西北方向再度接近日本海，11 月 10 日在沖繩、石垣島附近日本領海，被發現後北上航向東海，11 月 16 日回到姜哥莊。期間以潛航、浮出水面交互方式航行，到回航母港爲止的三十餘日航跡，完全被美軍與日本自衛隊、海上保安廳的 P3C 機與偵察機所掌握。

中共海軍的現代化尤其是潛艦的不斷擴軍和升級，被認爲是以增強在周遭領海爭議區的能力、保護沿海經濟腹地、防衛海上通道爲三項主要目標<sup>8</sup>。在此事件所顯示的是中共潛艦的活動範圍已經不只是整個東海海域，甚至可以突破第一島鏈的侷限，這對於美日安保擴張爲「周邊有事」範圍的界定也是種挑戰，因爲日本要防衛其所屬的東海海域安全，必定會援引美日安保條約，將美國勢力帶入可能發生的衝突之中，而中共如此的行動，就是衝著美日同盟而來。其背後的意涵可再進一步解釋爲：中共不畏懼東海油氣田爭議所可能引發的衝突，並且展現中共潛艦以具備的行動能力和機動範圍。

### （二）巡邏春曉油氣田

2005 年 9 月 9 日，日本海上自衛隊第一航空群的 P3C 巡邏機於上午九時左右，在琉球久米島西北方約兩百九十公里的東海上，發現包括一艘飛彈驅逐艦和兩艘

---

<sup>8</sup> Bernard D. Cole, “The PLA Navy and Active Defense”,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China in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29-130

飛彈護航艦在內的五艘中國軍艦在春曉油田周圍的海上航行，其中包括一艘「現代級」飛彈驅逐艦、兩艘飛彈護航艦和海上補給艦、飛彈觀測支援艦各一艘<sup>9</sup>。這是中共的軍艦首次出現在仍在爭議中的春曉油氣田區域之中，中共外交部對這起事件的回應是「正常軍事訓練」。

但實際上，日本本身也「例行」的多次派遣C3P偵察機前往偵察，因為日本將東海油氣田區以及釣魚台列島都劃入了其「防空識別區」之中（圖 5-1），所以中共這樣的舉動，正是回應給日本一個明確的強硬態度，而且據中國海洋局表示，從二零零四年七月到去年六月，中國共派出一百四十六架次海監飛機、十八批次船舶，跟蹤、監視日本在東海中日爭議海域進行的海底油氣資源調查，多次發現日本海上自衛隊P3C反潛偵察機、海上保安廳巡邏艦在春曉油田附近海域出沒。這項跟監行動，共錄影八百零七分鐘、拍攝七千兩百三十二張照片，對日本作業船隊喊話五百多分鐘<sup>10</sup>。所以雙方都不具備指責對方的正當性，且目前雙方也沒有停止偵察的意思。

此事件的時間點發生在中日第二輪東海談判結束後，第三輪談判召開的三週前，而日本的態度在第三輪時也正好與第二輪時的強硬要求中共分享探勘數據有所轉變，改成要求共同開發「中間線」以西的春曉油氣田區，或許可以推斷，日本在談判前夕從中共已派遣軍艦前往春曉油田區的行動，接收到中共的強硬態度，思考與其使衝突繼續升高，甚至造成日本 C3P 偵察機與中共軍艦對峙甚至遭擊落的風險，不如要求共同開發本就不屬於自己的春曉油田區，要來的有利，甚至可進一步迫使中共援引日方所提的「中間線」來保護自身所屬區域的權益，因為一旦中共引用了日方提的「中間線」，等於承認了以沖繩群島乃至於釣魚台為基礎所劃定的「中間線」之存在，也就使日本得到釣魚台的正式歸屬權和所屬東海海域經濟權益的範圍。故中共派遣軍艦前往東海海域巡邏固然是對日本頻繁

---

<sup>9</sup> 「五艘中國軍艦首次在春曉油田附近海面航行」，**中央社**，  
<http://210.69.89.224/search/hypage.cgi#>

<sup>10</sup> 毛鋒，「春曉油田暫停投產玄機」，**亞洲週刊**，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w&Path=3104720231/09aw3.cfm](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w&Path=3104720231/09aw3.cfm)

偵察的回應，但日本卻也反過來對中共將了一軍。



圖 5-1、日本「防空識別區」範圍圖

資歷來源：「日放寬東海開火權限 春曉油田劃入防空識別圈」，

新華網--國際先驅導報，

[http://www5.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SocDigest/Technology/xhw\\_2006\\_03\\_26\\_22\\_40\\_16\\_934.shtml](http://www5.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SocDigest/Technology/xhw_2006_03_26_22_40_16_934.shtml)

## 二、海上通道佈局

在第二章已經提到過，中共 80%的進口石油是經由「太平洋航線」(即通過

麻六甲海峽) 輸入，但對中共而言，問題就在於進入麻六甲海峽之後就屬於美軍所能監控的範圍，因為 200 年美軍和新加坡簽訂協議，得到使用樟宜港作為軍事基地的權力，並在 2001 年改建完成正式啓用<sup>11</sup>，保證了美軍在 21 世紀能夠繼續駐軍東南亞，使麻六甲海峽甚至印度洋都在其海軍的輻射範圍內。這使得中共對於其賴以維生的海上通道感到不安，因為沿線所要通過的海峽路線之漫長和複雜（圖 5-1），都大大的增加了中共維護通道安全的難度，所以中共的戰略回應就首先從這條路線必經的沿線國家著手，設法利用當中一些國家與美國間的嫌隙，製造合作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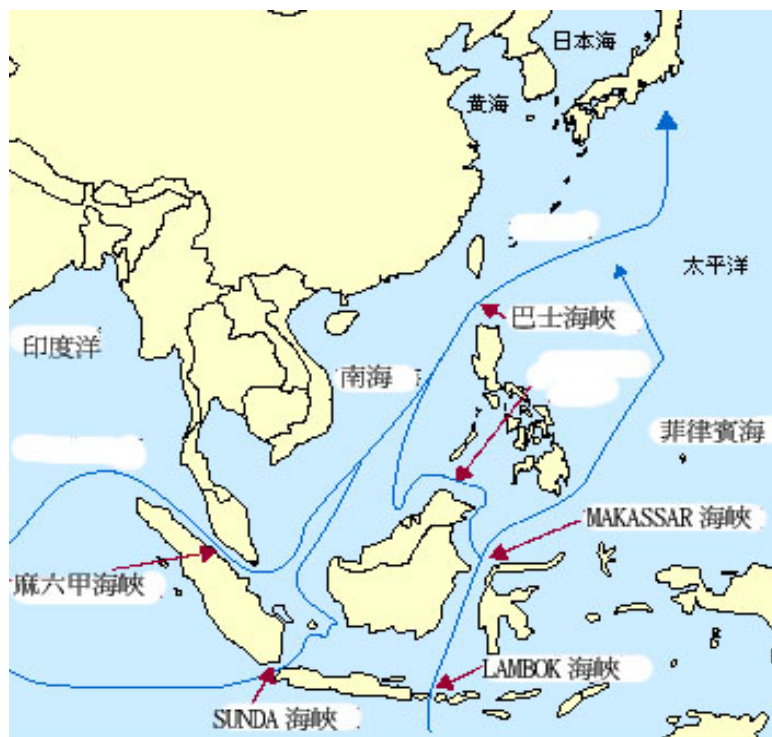


圖 5-2、太平洋航線海上通道路線圖

資料來源：平成十七年防衛白書，日本防衛廳，

[http://jda-clearing.jda.go.jp/hakusho\\_data/2005/2005/index.html](http://jda-clearing.jda.go.jp/hakusho_data/2005/2005/index.html)

在與沿線國家軍事合作上，根據美國國防部的「亞洲能源的未來」(“Energy Futures in Asia”)報告，這整條南亞軍事合作佈局被稱為「珍珠鏈」(string of pearls)

<sup>11</sup> 「東南亞基地群」，中國網，<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zhuanti/mjjdtz/881642.htm>



<sup>12</sup>，起自巴基斯坦，一直到海南島。中共與各國的合作重點簡介，依國別介紹如下：

巴基斯坦：2002 年中共開始出資協助巴基斯坦建造瓜達爾港，並已在 2005 年 12 月竣工，這是該國最接近波斯灣的港口，報告指出中共已建造電子監控站，用以監視途經霍爾木茲海峽和阿拉伯海的航運活動，中共將可從這個港口開始，掌握自波斯灣出發運往中國大陸本土油輪的安全。

孟加拉：中共正在加強它與孟加拉政府的關係，並在吉大港修建一個集裝箱港口設施。中國人正在孟加拉尋求比原來大得多的海軍和商業入口。

緬甸：中國大陸正在緬甸建立海軍基地，並在孟加拉灣和麻六甲海峽附近的島嶼上設有電子情報搜集設施。報告稱，北京還為緬甸提供了數十億美元的軍事援助以維持雙方有實無名的軍事聯盟。

柬埔寨：中國在 2003 年 11 月簽署了一份為柬埔寨提供訓練和裝備的軍事協議，而柬埔寨正在幫助北京修建一條從中國南部通向海洋的鐵路線。

另外，報告中還提到，中共在南海中擁有的永興島上，建立小型軍事機場，以保護或拒絕油輪進出南海，並透過與越南、菲律賓對南海油田的共同開發，擴大其在南海海域的影響力。

所以從這份報告可以看出中共布置這條珍珠鏈，以加強暴露在美軍勢力範圍下的海上運輸安全，透過與沿線國家的合作，中共可以掌握其油輪的航行安全，且中共在昆明的空軍的作戰範圍可以涵蓋次珍珠鏈的大部分範圍，故在沿線建立的電子監控站，將可發揮充分的預警效果。

而該報告也指出了中共透過與沿線國家合作加強保護「太平洋航線」之餘，也構思了「印度洋航線」做為替代路線，以避開波斯灣或麻六甲海峽等高風險地區。例如「克拉運河」路線，中共正在考慮資助泰國一項穿越克拉地峽的運河工程，全長 102 公里，這是由泰國克拉運河開發項目委員會訪問中國大陸時提出

---

<sup>12</sup> Bill Gertz, "China builds up strategy sea lanes", *The Washington Times*,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ational/20050117-115550-1929r.htm>

的，這條運河能夠使船隻繞過麻六甲海峽。報告稱，這項運河工程將使中國在泰國擁有港口設施、倉庫及其他一些基礎設施，從而擴大中國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

另外補充該報告所未提及的兩條替代路線，一是「瓜達爾港」路線，中共計畫將該港定位為中共在南亞的進口石油中繼站，從中東乃至非洲引進的石油，皆可載運往此港，再由鐵路輸送至新疆；二是「緬甸通道」，擴建現有的鐵路，從雲南昆明經緬甸瑞麗、曼德勒直到實兌港的石油管道，此路線較原本太平洋航線近 1200 多公里，運輸時間可縮短三至五天，預估需要 20 億美元<sup>13</sup>。所以不同的替代路線，代表中共亟欲突破目前各海上戰略遭美國控制的困境，相較和通道沿線國家的軍事合作，替代路線是比較迂迴且更能夠避開美軍勢力以及避免衝突的政策。

由本章中共對日本政策回應的介紹，可以發現這些回應除了有針對能源爭議的部分，卻更多的牽涉到權力結構和歷史恩怨兩大問題。其軍事回應行動是為了突破美國這一超強對此地區的掌控，而外交回應更是基於雙方的歷史宿怨而進行的抵制，所以在探討中日對彼此的政策回應時，不能夠將能源問題和權力結構以及歷史恩怨切割處理，因為彼此是相互糾纏在一起的難題，中共的能源外交戰略卻也必須想辦法突破這些問題的限制，才能夠有更新的突破，否則只是原地踏步且治標不治本。換句話說，中日雙方若不能主動跳脫出權力結構和歷史恩怨，不能夠真正的就能源論能源，則對彼此的政策回應就只是彼此消耗以及增加成本，無法得到有效的解決，最終彼此的能源外交戰略，都會淪為事倍功半之舉。

---

<sup>13</sup> 「必須跳出馬六甲遊戲圈 破解中國南線石油困局」，中國新聞週刊，總第 191 期，<http://www1.people.com.cn/GB/jingji/1037/2698355.html>